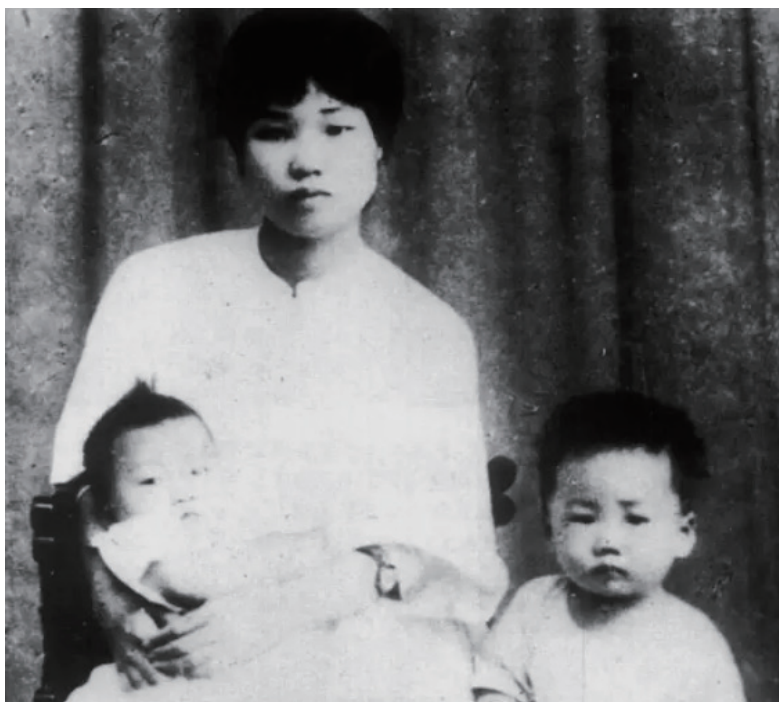


杨开慧手迹，太美了！（中）



杨开慧与孩子们在一起

挑了一个重担，一头是他，一头是小孩，谁都解不开。我要哭了，我真要哭了，我总不能不爱他。”

我们从杨开慧这些复杂矛盾的心理活动，看出她当时的不安。于是，在这些手迹中我们看到她时而焦躁地涂涂圈圈，时而肃穆地缓缓落笔。

随着毛岸青、毛岸龙的出生，加之毛泽东革命工作的进一步加重，杨开慧除了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，也帮助联络同志，还帮毛泽东收集、整理资料，编写文稿。

1929年3月7日，杨开慧在《国民日报》上看到朱德妻子伍若兰被杀后挂头示众的消息，她预感到处境的危险。在这种情况下她最放心不下的是几个孩子，不得不想办法安排好他们，于是给一弟写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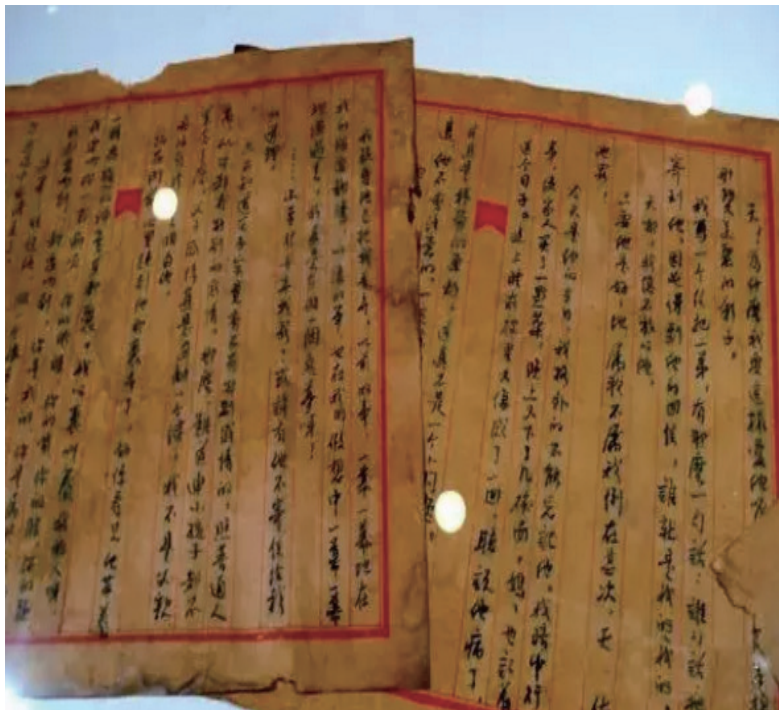
一封信——《给一弟的信》（未寄出）：

“亲爱的一弟！以前我是一个弱者，现在仍然是一个弱者，好像永远不能强悍起来！我蜷伏着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，我颤栗而且寂寞！在这个情景中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我的依傍，你于是乎在我的心田里就占了一个地位，此外，同居在一起的仁秀，也和你一样——你们都站在我的心田里！我常常默祷着：但愿这几个人莫再失散了呵！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，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。说到死，本来我并不惧怕！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！我有点可怜他们，而且这个情绪缠扰得我非常厉害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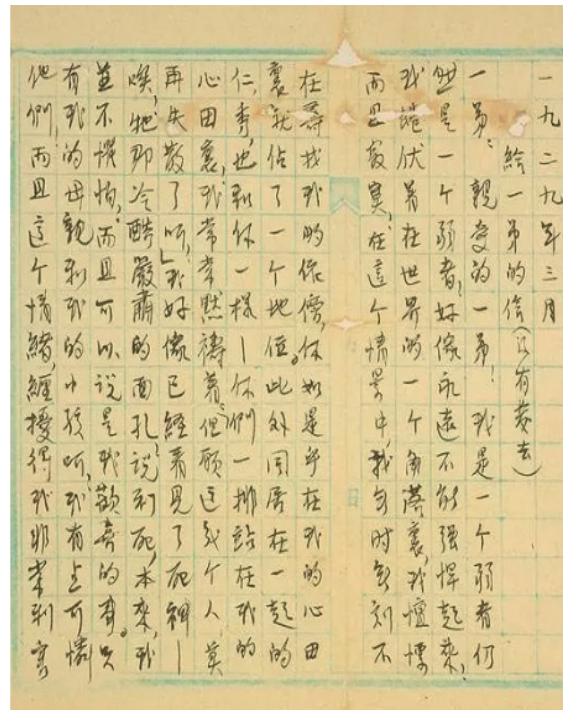
“……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，我决定把他们——我的孩们——托付给你

们；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，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；而且他们的叔父，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。但是倘若真的失掉一个母亲，或者再加一个父亲，那不是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，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，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地生长，而不至于受到狂风骤雨的侵袭！这一个遗嘱样的信，你见了一定会怪我。不知何解，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，好像自死神那里飞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，把我缠着；所以我不能不早作准备，书不尽意，祝你一切顺利。”

这份手稿系行草字体，相比早先的书法，因为心情的波动，字由心控，用笔更加犀利果敢，结字简致率真，摇曳顾盼，朴质跃动，通篇清秀流畅，才



杨开慧手迹



《给一弟的信》

